



類說目錄卷之十一

幽明錄

天賜簡策

鄭玄老奴

人言鬼可憎

幽怪錄

貧在膏盲

措大

烏將軍娶婦

楊祐患頭風

耻與魑魅爭光

郭長生

啞女

誤人

韋女嫁張老

狐讀通天經

申蘭

人礦院

黃河三丁取一

君山鸚鵡

因病致妍

近代詩少骨氣

王母玉女卮娘子

威污蠖

輕素輕紅二冥器

死劉禎庇生顧總

女郎傳鸞腦令

三耳秀才

兜玄國

滕六降雪吳一起風

黃石化金

橋中之樂

癭中錄

女留青苑毡履

取耐重鬼

和神國

隴右山川掠剩使

明皇觀揚州上元

胡僧呪海水

塚狐學成仙道

芝田錄

學慚鼠獄智乏雞碑

賜宋璟鍾乳

陸贄何面孔

棋者易子

房理不是滅賊手

李林甫妬賢嫉能

魏徵寢疾

開眼認取新婦

武王以妲已賜周公

紙鳶繫詔

木鵝繫詔

麥是何姓

朕以全樹借汝

父如你面

高宗針百會

持孟判選

推倒平淮西碑

惠山泉水遞

市中用小斗

含元殿桂材

諱樂不歡笑

姓譚乞官

詣葫蘆生問命

惡文親表一時奉獻

必不失歸命侯

太公遇文王贊

糶米救旱

杜書託平善

御李子

元公餒死空谷

式盤占失牛

兄弟訟財

魚鑰

類說卷之十一

宋温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幽明錄

天賜簡策

漢何比干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
而衣不濕比干延入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
稷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如簡長九寸
以授之日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

類言
卷之十一
頭風

羊祜患頭風治之祜曰生三日時首向北戶覺風吹意甚患之不能語耳病源既遠不可治也

鄭玄老奴

王輔嗣註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夜久忽聞外間有着屐聲須臾而入自云是鄭玄曰君少年何以穿鑿文句妄譏老子言訖而去輔嗣暴卒

耻與魑魅争光

嵇康燈下操琴忽一人長丈餘黑面单衣帶革康熟視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争光

人言鬼可憎

阮德如嘗登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白单衣手上摸相去咫尺德如心安氣定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

郭長生

宋嘉中泰山巢氏居晉陵家婢採薪忽一人

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飲宴輒吹笛而歌
歌云間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
姓郭字長生

幽恠錄

貧居膏盲

杜子春落魄資產蕩盡有老人與錢三百萬
不告姓而去旬歲稍盡去馬而驢而徒老人
又與錢千萬數年後貧過昔日老人又與三
千萬曰此而不痊貧在膏盲矣子春曰感叟

忘所未臻者愛而已使子無噫聲吾藥成子亦上仙矣指路使歸嘆恨而去

烏將軍娶婦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語未久車

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佳禮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因割鹿腊公取佩刀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去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女父母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及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爲側室

韋女嫁張老

張老者六合縣園叟隣有韋恕女旣笄招媒媪訪良壻張老曰幸爲求之媪罵曰豈有衣冠女子肯嫁園叟耶叟曰但一言之不從則已媪入言之韋恕曰今日得五百緡則可老曰諾不移時而錢至韋大驚曰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如之何不得已遂許焉其女無怍色親戚咸惡之老曰今旣相厭去亦何難王屋山下有小庄明日且歸他日相思可令大兄來天壇山南相訪旣出去杳無耗後數年

怨令義方至天壇山訪之遇崑崙奴曰大郎子何久不來引至甲第中花榮烟媚鸞鶴徘徊及門聞珠珮聲青衣引一人戴遠遊冠絳綃衣引韋前拜乃張老也言曰人生勞苦若在火中愁焰日熾兄久客何以自娛賢妹畧梳頭即奉見引入堂內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窻真珠箔妹畧序寒溫而已張老曰兄不可久居奉金二十鎰并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

爲信韋歸持帽往王老家果得錢

狐誦通天經

裴仲元家鄆北因逐兔入大塚有狐凭棺讀書仲元搏之不中取書以歸字不可認識忽有胡秀才請見曰行周乃凭棺讀書者裴曰何書也曰通天經非人間所習足下誠無所用願奉百金贖之裴不應又曰千鎰又不應客怒拂衣而起裴內兄韋端士已死忽逢之日聞逐兔得書吾識其字乃出示之韋云爲

胡秀才取爾遂失不見裴亦尋卒

申蘭申春

尼妙寂姓葉氏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
長沙忽夢父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
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
一日夫妙寂不解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
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
也車去兩頭故申字草而門東蘭字禾中走
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春字妙寂乃易

男服泛傭江湖聞蘄黃間有申村申村有申
蘭兄弟默往求傭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
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而
從釋教

人礦院

崔環司戎宣郎之子遇疾見黃衫二吏逮入
城榜其門曰判官院紐繫數千吏入告出曰
判官傳語不務成家但恣酒色輕杖放歸若
踵前非必無容恕環曰判官謂誰曰司戎郎也

環曰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入則不得出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一魂受刑爾街西有門榜曰人礦院大石周圍數里有數千大鬼石東有杻械數千人點名拽投石上椎碎付磔獄者火獄者湯獄者行及城門見一吏南走曰黃河欲分一枝前者天令三丁取一計功不集今請二丁取一環寤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後數月河中節度使薛公奏分河一枝減衝城之勢初奏三丁取一復請二丁

取一竟如所見

君山鸚鵡

隋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至君山登岸行數里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有名武游郎者阿蘓兒者武仙郎者自在先生者踏蓮露者武游郎曰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楫泛積翠池自吹縹玉笛武仙郎曰柳十二遭風得臻異境所謂因病致妍耳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爲轉達桂家娘子遙呼曰何春有客卽有捧水

精床者何春呼鳳花臺何不看客卽有鸚鵡
飛至誦玉數近詩歸舜因誦薛道衡江總數
篇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忽有
二道士曰君船風便何不急回授一尺綺曰
以此掩眼卽去矣歸舜忽飛達舟所
王母玉女卮娘子

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具聘娶
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害於汝女
曰侍奉箕箒便望終身而尊夫人待以狐媚

明日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
曰若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若住一
年舉家必仙矣崔生嘆恨不已

威汚蠖

來君綽夜行投宿野人家主人自稱威汚蠖
奴曰蝸兒方丈水陸畢陳明日視其處惟汚
池有大蟻長數尺蝸螺皆甚大因吐出昨夜
所食青泥污水數升

輕素輕紅二冥器

曹惠江州叅軍官舍有木偶人自言輕素某
與輕紅是謝宣城家僮偶隱侯家老蒼頭所
也昔在壙中方持湯與樂家娘子濯足忽二
賊執燈而至娘子跣足化爲白螻賊見輕紅
等二冥器不惡可與小兒爲戲具自爾流落
數家廬山人欲輕素作舞姬便當奉辭
死劉禎庇生顧總

顧總爲縣吏數被鞭捶因逃墟墓之間有二
黃衣人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
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禎因出袖中書曰此
若集也總一覽了然明悟乃携集見縣宰宰
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卽以賓禮待
之時謂死劉禎猶庇得生顧總

女郎傳鸞腦令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四女郎至青衣曰
紫綬屈劉家六姨舅母南陵翹翹將溢奴來
此間好風月彈琴咏詩大是好事竟陵判司
不足迴避俄頃三女至携一小兒設犀角酒

樽象杓一女郎傳口令曰鸞腦老頭腦好好
頭腦鸞老又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
以其年老口喫又無髮故造此令又歌曰明
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
翠杓爲君斟酌今宵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
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絃簧衛
女秦娥左右成行統縞續紛翠眉紅粧王歡
轉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灾苦歌竟已
五更又曰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

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
屈娘子速來女娘皆起明日拾得翠釵雙隻
三耳秀才

兖州佐使董慎黃衣使者至曰泰山府君
呼君決疑獄內慎布囊中汲水調泥封其兩
目負之而去忽聞曰范慎 追董慎至君笑
曰使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布囊盛右曹錄事
可謂能防慎矣令慎知右曹錄事慎曰胥吏
不知文字當州張沈通秀才可用府君俄頃

召沈通補左曹錄事各賜縑衣魚鬚笏豹皮靴給玄狐之乘府君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塞君二耳與君事三切謹慎曰賴君薦賢當壽一周年相報復以泥封二人布囊送歸妻子云君亡精魄已十餘日沈通額角涌出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

兜玄國

薛君曹忽見二青衣駕赤犢出市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曰此兜玄國也

滕六降雪與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志忠將以臘日爲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駢匝長人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蕭使君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薪者隨覘之茅堂中有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與二起風卽蕭君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竟日蕭果不出

黃石化金

侯適劍門外見四黃石大如斗收之皆化爲
金適貨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第良田甚
多忽一老翁負笈曰吾來求君償債將我金
去不記憶乎盡收拾妓妾投於笈亦不覺窄
須臾已失所在後數年見老翁携妓游行問
之皆笑不言逼之遂失所在

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巴邛人橘園霜後兩橘大如三斗盃剖開有

二老叟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君輸我
海龍王髮髮寸兩瀛洲玉壺九斛龍縞襪八
縵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
固蒂爲愚人摘下耳一叟取龍肝脯削食之
俄而四叟共乘一龍足下雲起而去

癭中孫

伶人刁俊朝妻巴姬項癭初如雞卵漸如數
斗之囊中有琴瑟笙磬之音妻曰此疾誠可
憎可決拆看有何物揮刃將及癭忽坼裂一

獠跳出其妻冥然大漸矣有黃冠叩門曰吾
瘦中獠兒本是老猴精解致風雨與漢江鬼
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亡匿夫
人螭鱗之領今於鳳凰山神處得起雲膏塗
之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

和神國

李元之暴疾見一衣冠曰吾古弼也是汝遠
祖欲至和神國無人擔囊汝可隨從飛輿甚
速其國生百果一載一度暗換花實大瓠中

盛以五穀不假耕種樹枝出五色絲不假蚕
杼無蚊蚋蟣虱蜂蝎之虫無鴟梟鴉鵲之禽
虎狼狐狸之獸四時之氣如二三月人生二
男二女居隣則世世爲婚人壽一百二十無
夭折疾病不置溷所人無私倉餘糧棲畝要
者取之十日一雨降必以夜古弼曰此國雖
非神仙風俗不惡汝回爲世人言之

隴右山川掠剽使

韋元方外兄裴璞卒元方見武吏躍馬而來

乃璞也言曰吾爲隴右山川掠剝使生人一
飲一啄無非前定况財寶陰司所籍其獲有
限過數則陰吏狀使乃掠之子之逢吾亦是
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當掠故不厚也人
生有命定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
哉

明皇觀揚州上元

開元正月望明皇謂葉仙師曰四方此夕何
處極盛對曰天下無如廣陵帝欲一觀俄虹

橋起於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之
高力士樂官數十人從行俄頃到廣陵士女
仰望曰仙人現於雲中師曰請勅樂官奏霓
裳羽衣一曲帝回闕後奏云廣陵上元夜有
仙人乘彩雲自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
曲一終而去上大悅

胡僧呪海水

葉靜能開元中講於明州奉化有父老白衣
而髯者泣拜自稱曰寶藏之守龍也職在小

海千秋無失乃獲稍遷苟失之則受炎沙之
罰今九百餘年胡僧午日午時術成來喝水
水乾寶無所隱炎沙誠不可逃仙師乃使青
衣人書墨符往海際黑烟四起有婆羅門仗
劍持呪海水減半青衣人隨墮馬又使黃衣
人執朱符以往婆羅門又喝之海水十涸七
八有白龍躍淺波中又使朱衣人執黃符往
連喝不墮朱衣投符海水復舊婆羅門嘆曰
何道士若此之能哉波停風息老父泣謝仙

師終天飯附自是朝夕定省若門人焉
塚狐學道成仙

党超元隱居華山夜有女子扣門曰妾南塚
之狐學道成仙業園願足後日當死請下來
曉獵徒有過者宜求獵狐道成終必有奉報
明夕果有北方獵騎求宿遂厚遇之以獵狐
祈於諸人次日獵騎果遇一狐斃於箭下持
與超元超元潛送穴中復見前女泣謝曰道
業雖成准例當死爲拆食無計復生今蒙深

恩特全斃質仙路遙遠從此永辭火宅之中愁
烟方熾能思靜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間
暫臻涼地藥金五十斤爲謝後有胡客來曰
君有九天液金高價酬之而去

女留青花氍毹履

尹縱之肄業中條山月夜有女子至綽約異
常但耳稍黑留宿極歡縱之留青花氍毹履一
隻女拜訖萬端不與涕泣而去凝血在地氍
毹右蹄鼓也至山下見大猪無後右蹄鼓怒

目而走走走而斃也

娶耐重鬼

王煌自洛之緱氏庄道左有白衣姬設祭哭
甚哀旁二婢曰郎子適裴郎已卒少孤無家
可歸煌與同行到別墅成結縭之禮有道士
任玄言曰君所偶乃威神之鬼也速絕尚可
後數日又曰決死矣不信吾言至是惜哉明
日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煌投符立變爲耐重
鬼曰與汝情意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

形見粹煌卧床上一踏而斃玄言曰此乃北
天王右蹄下耐重也三千年一替化形成人
擇取而替之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
今旣卧亡終天不復得替矣

芝田錄

學慚鼠獄智之鷄碑

前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湏待滿林
霜後人多言率爾成章不知南朝有人於紙
尾寄洞庭霜橘三百顆也予學慚鼠獄智之

雞碑因省前達之言有關人事紀成五卷

賜宋璟鍾乳

重午賜宋璟鍾乳命傳鑿合煉兒姪曰上賜
必珍其家必欺換不如就宅脩製璟曰持誠
示信尚懼見猜示人以不信其可得乎爾勿
以此待人

陸贄何面孔

陸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
坐抄藥方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

問爾峽中過聞陸贄何面孔具以狀對上惻然拜太子賓客已卒

房瑄不是滅賊手

天寶賊陷兩京玄宗西幸肅宗卽位國皇爲主看除日顧裴士淹曰有新相士淹問爲誰上曰房瑄然亦不是滅賊手士淹曰陛下不須言之上小漸

李林甫妬賢嫉能

上皇曰李林甫之才不可多得妬賢嫉能以

此須敗士淹曰陛下旣知如此何故久任今日之事林甫厲階也上不樂數里執鞭無言魏徵寢疾

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妾不恤緯上曰真藥石也

開眼認取新婦

魏徵疾亟上領幼女曰無以報卿功德卿強開眼認取新婦徵曰大事盡矣終不能主領數年公主下嫁伯玉

武王以妲已賜周公

曹太祖收冀州袁熙妻美麗文帝納爲妃孔北海諫曰武王伐紂以妲已配周公曹公曰書傳中不省此事融曰但見明公今日行之卽是當時合有公不樂久之

紙鳶繫詔

侯景逼臺城梁武帝計無所出有小兒獻策以紙爲鳶繫詔書因風縱之與有外援鳶飛數百援卽不至臺城遂陷

木鳶繫詔

煬帝在東都代王留守長安群盜蜂起有獻計者刻木鳶繫詔於頸致之渭河與關東救兵至日放百十順流而下竟無救至

麥是何姓

且威尚書於省中見將軍麥鐵杖戲曰麥是何姓鐵杖曰且之與麥相去幾何時以爲的對

朕以全樹借汝

李義甫八歲舉神童文皇在上林有捕得鳥者義甫進烏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

父如你面

路隋少失父母問爾識父否曰不識母曰只如你面隋至成人終身不覽鏡

高宗針百會

高宗腦癰待詔鳴鶴曰須針百會則天曰天

子頭上可是出血處命撲殺上曰試令針之卽時眼明諸苦悉去則天自以金帛賜之

持孟判選

德宗播遷喬林從至盤屋曰臣爲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賊上惜其去慶不能阻旣而入京持孟求布施曰常有常施後與朱泚作吏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穩便林戲曰只此選得穩便否泚敗上曰與卿分深如何持孟判選言猶在耳當卿談戲之時乃朕

恹惶之際

推倒平淮西碑

元和中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
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
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因此上命赦罪勅段
文昌別撰

惠山泉水通

李太尉性簡儉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
山泉時有水通之號有僧曰水通有損盛德

公曰末俗安有不嗜不欲者某不求貨殖不
通聲色若止以水誅其聚歛廣蓄聲樂如何
僧曰京師昊天觀後一眼泉惠山水脉相通
因取水秤量與惠山等遂罷水通

市中用小斗

長慶中有人雷震而死背上粉書云市中用
小斗

含元殿柱材

含元殿換柱舍羊界窮山有巨材數百尺可用

山有布衣曰此材他年載殿而去驚震宇宙
宜鋸解之卽驗矣解之果有紅血而下布衣
曰此血也急送渭水不爾一州之患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此木生無人之境莽在其中十
五年後崩山倒谷安可爲材用也
諱樂不歡笑

韋有翼尚書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
爲家諱樂故也

姓談乞官

晉謝眺知吏部選事有姓談者乞官眺曰齊
桓滅郟那得有君對曰郟子奔莒所以有僕
諱葫蘆生問命

白中金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
許後入安上門一婦人以紫文新帕封在閤
中女奴力倦置於門闌車馬駢集門將闕婦
人女奴俱失所在帕留闌傍公爲守衛至日
晏主竟不至忽見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
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

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日秀才近種得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惡文親表一時奉獻

蘆君出牧衢州有一士投贄公開卷閱其文十篇皆公所製也密語曰非秀才之文對曰某苦心憂課知已不一非假手也公曰此某所爲文兼能暗誦否客詞窮吐實曰得此文無名姓不知是員外撰述惶懼欲去公曰此

雖某所製亦不示人秀才但有之留連厚郵比去問其所之曰汴州梁尚書也是某親丈人須住旬日公曰大梁尚書乃親表與君若是內戚卽某與君合是至親此說想又妄耳其人戰灼若無所容公曰不必如此前時惡文及大梁親表一時奉獻必不失歸命侯

隋文帝問賀若弼曰卿識陳天子否弼曰臣未甚識帝召之陳主以弼名重旣見先拜之

恭謹流汗賀若弼戲曰卿不必如此恐悚必
不失却歸命侯

太公遇文王贊

王勃之先文中子見勃弄筆令作題太公遇
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贊華城闕雖近風
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谷溪深
岸斜豹韜襍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
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糶米救旱

令狐文公除守交州州方旱米價甚高迂吏
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
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
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竟發
所蓄米價頓平

杜書記平善

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
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
召公以縱逸爲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

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御李子

魏武遷漢獻帝於許昌有李色黃大如含桃
帝食之至今號御李子

元公餒死空谷

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
七日不通餓死空屋盧載為誄曰誰為府君
俟大必啖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餒
死空谷

式盤占失牛

買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公訴之公取
帽筒中式盤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
槐樹鵲巢叟往探巢下見旁舍繫牛遂獲之
兄弟訟財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獄久不決畢構為廉察
呼其兄弟以人乳飲之皆感悟復同居

魚鑰

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類說卷之十一終

類說目錄卷之十二

紀異錄

唐高祖夢

曆差一日

大宛進汗血六馬

金合子當歸

文武官列給食

鳳棲梨

金玉二象

顏魯公屍解

朱衣吏躍出

駝蛤字令

鄭畎拜相

麻生鄭閭

三九相公

白沙相公

口似沒梁斗

更沒心情憶老君

紅綾餅餤

打裘一捧為猛入

小兒剃光首

殺狐林

姮娥甚陋

懷厚朴之才

遊老比丘院

太行山詩

朝霞詩

召王收贖

傳衣傳鉢得心印

筵上詐作羊肉

天漢一聯

守庚申詩

禁松明斷月明

好安凋瘵

琵琶腿感栗頭

三不開

定命錄

夢娶婦

唐餘錄

陸氏一庄荒

稽神錄

洞中道士對棋

五百金正歌甕

波中婦人

袁州仰山神

亡妻責後妻

鄧公場采銀

救猫溺死

烹鷄去腥

婢食黃精

李白舊宅酒榼

老猿竊婦人

婦人改葬

凶宅掘銀一窖

揚州掠剩鬼

持簿閱死者

蚯蚓覆誤死人臍中

汗衫自牛口出

兔鬼

紫微宮題壁

有金何不供母

妻死粥首飾

廉頗寶劍

異人錄

棄食溝中

北大先生

落葉為魚

令二妾試哭

四時持花

豐城橘美

漁父饋魚

上帝取易總

夢子建求文集序

羅浮梅花

太白跨赤虬

夢吞丹篆

六馬袞塵圖

明皇游月宮

飛精寶鏡

螢火為恠

五通鬼

集賢書院

雙頭牡丹

醞醪翠濤

文種無絕

李林甫震死

劉仲卿隱仙洞

斬蛟

花師

類說目錄卷之十二

類說卷之十二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紀異記

唐高祖夢

唐高祖將舉義師夜夢身死墜床為群蛆所食智滿禪師曰公得天下矣且死是葬也墜床是下也陛下至尊之相也群蛆所食億兆趨附也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

中之神言訖甲馬飛入帝身覺而召太宗曰
吾事濟矣

曆差一日

玄宗詔一行禪師鑄渾儀及製太衍曆先是
漢武時洛下閎云此曆後千年差一日有聖
人出而正之至是果千年

大宛進汗血六馬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
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

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改名紅玉輦平
山輦凌雲輦飛香輦百花輦命圖於瑤光殿
金合子當歸

明皇在大明宮一行曰陛下當有萬里之行
復遺上金合子有急卽開及祿山犯闕上啓
之有當歸一塊上乃幸蜀

文武官別給食

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士拜舞遺下果實食
物上恠之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女上敕

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
給果子與兒女所食餘者聽以手帕裹歸遂
爲故事

鳳棲梨

陝州山中有棠樹貞觀初有鳳棲止結實肥
美因號鳳棲梨

金玉二象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任羅
浮山曰相公久服丹砂尤大善但促壽耳懷中

出小玉象子如拳許曰可求勾漏瑩者致象
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太陽之
精凝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
其咎又出一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爲偶贊
皇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面愈少髮髮如漆
乃求姝異凡數百人其後南還於鬼門關逢
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僂
俛不與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
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

類記 卷之十二 三
卒乃知象者南方火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
浮者海濱之山亭終南者贊皇不返也

顏魯公屍解

顏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
於長樂坡公醉跳躍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
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
有厄卽吉他日帶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
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塋於城南希
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

出手背鬚長數尺歸塋偃師北山後有商人
至羅浮山有二道士樹下圍棋一曰何人至
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書達
吾家遣童子取紙筆作書至北山顏家子孫
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開棺已空
矣徑往羅浮求之竟無踪跡又曰先太師書
法蚕頭馬尾之勢是真得仙也

朱衣吏躡出

元稹在私第獨坐有朱衣吏入曰相公今日

登庸言訖趨出命左右追之咸曰無人入朝
果有制命數月又見朱衣吏云罷相遲明報
出中書

駝蛤字令

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國楚聞其辨捷乃改一
字令曰水裏取一鼉岸上取一駝將這駝來
馱這鼉是爲駝馱鼉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
中取一蛤將這蛤來合這蛤是爲鴿合蛤公
大奇之

鄭畋拜相

鄭畋爲學士忽聞蹕聲亟出迎拜帝已升玉
堂取案上疊紙書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畋
拜謝帝笑曰朕戲耳畋曰唐叔剪桐周公以
天子亡戲言况陛下宸翰焉可爲戲帝乃不
得已遂相之畋自承旨貶梧州僖宗立召常
侍拜相與此說異

麻生鄭閣

鄭珏李愚同爲學士鄭閣中有一麻生李曰

承旨入相矣余願當制得盡荒虛時亢旱甚
久麻獨茂盛霜降成實卽白麻也是夜制出
鄭果登庸

三九相公

鄭畋年十九赴舉凡十九登第又十九年入
相時號三九相公

白沙相公

李愚所居暴雨一庭俱爲白沙及薨時弟中
白沙黑時號白沙相公

更沒心情憶老君

詩人史君實見一女真還俗贈詩曰脫却霞
裾着綉裙仙凡從此路岐分蛾眉再畫當時
月蟬髮重梳舊日雲玉貌緩將鸞鏡照錦衾
兼把麝香薰屏幃乍得蕭郎愛更沒心情憶
老君

口似沒量斗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湏得
一字象形又湏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斗濤

日川有似三條濠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
公爲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量斗至於窮佐
酒有三條濠內一條曲又何足恠

紅綾餅餠

僖宗食餅餠美進士有聞喜宴上各賜紅綾
餅餠一枚徐寅詩曰莫欺缺落殘牙齒曾喫
紅綾餅餠來

打毬一棒爲猛入

莊宗召孟知祥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一棒

便入湖子者爲猛入語訛爲孟入得蔭一籌
後孟氏盡得兩蜀至子昶一籌者果一子也
小兒剃光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冥間要數萬個髻小兒由
是人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
剃光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

殺狐林

契丹王怒晉少帝不取我命擅登皇極自將
南下執少帝并母后大臣而歸至鄴西愁死

綱得疾至樂城殺狐林而死岡者本陳思王
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思岡訛爲愁死
殺狐林村人林內殺死一狐因以名之
姮娥甚陋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公主出見衆稱
姮麗便是姮娥嵩曰婦娥甚陋安可及公主
驚曰書記識姮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
何爲不識嵩欲驚隱故有是言

懷厚朴之才

盧端爲莊宗館記會醫官陳玄補太原府鑿
學博士端草制云旣懷厚朴之材宜稱從容
之職

遊老比丘院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卽王令公家乳母公
至苦不爲禮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
待太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之言立巧鏝之

太行山詩

龔林有卷投和凝登太行山詩云但得路可

上更高人也行

朝霞詩

趙林朝霞詩云不因紅日照長作白雲飛然
太陽一照不久之像後及第升朝賜緋而卒
召主收贖

孟昶末年收官質庫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
月召主收贖未久王師西征人始悟召者趙
也贖者蜀也孟昶宋之臣也

傳衣傳鉢得心印

范質卽和凝門生先是門生座主榜上名次
第同者謂之衣鉢和之名次第間范又承之
和爲相封魯公終太傅范亦封魯公終太傅
實爲傳衣鉢而得心印也

筵上詐作羊肉

歎倖忘其姓名主公習射命庖人宰猪倖乞
自往擊之曰恨伊非一日矣衆客問之曰討
耐伊愛於使君筵上詐作羊肉主公自此厚
禮之

天漢一聯

王輿有詩名嘗有一聯云天漢尚不正河源
爭得清崔胤相國聞之大不悅竟流落而死
守庚申詩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師
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
良與道相宜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
是非

禁松明斷月明

昭宗教坊安轡新從事岐師學茂貞時軍費
不充仍催油官沽或曰近日官油全賣不得
蓋謂諸門放入松明侵奪官利宜速禁止茂
貞卽令揭榜安轡新曰此是大好若是和月
明斷却着更好茂貞大笑遂寢前榜
好安凋瘵

韋昌爲西川管記時王建取衆供費尤多有
縣令旁緣箕歛爲部吏所訟莊爲建草牒詞
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

類言 卷之十一 十一
復作瘡瘻

琵琶腿膚策頭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捷每相嘲諷
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
腿江曰先生感策頭又見駱駝數頭霄見一
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
後此則是先生者非頭陀也

三不開

馬徹孫入相親舊未嘗延接時號三不開相

公入朝印不開見客之時口不開歸宅門不
開故謂三不開也

定命錄

夢娶婦

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
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至
東京履信坊道北屋下見一婦人生女云此
君婦也崔寤殊不信之俄而所議女暴亡後
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始十九

乃履信坊居住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也
唐餘錄

陸氏一庄荒

崔羣知舉臨期妻勸群求田群曰吾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約其子簡札不許入誠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無詞以答

嵇神錄

洞中道士對碁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旁有光往視之路窮阻水隔岸有光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舡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而去鄭復縋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入者
五百錢正欲斃

建安山中有村人小舟往來採薪爲業山下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瓮錢滿

其中而瓮少欵故錢流出於是扶正以石蓋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瓮徘徊數日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爲瓮欵以五百雇爾正之耳

波中婦人

謝仲宣泛舟西北見一婦人出沒波中腰已下化魚人竟不知人化魚魚化人也

袁州仰山神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一日紫衣少年車

從甚衆向其求食曰我仰山神也老父再拜曰仰山日享祭祀何求食乎神曰凡人祀我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致者或非其人不當與福者我皆不食以君長者故求君食食已而去俄頃不見

亡妻責後妻

建安有人妻死再娶虐前妻之子夫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汝乃何故虐我所生子如是訴於地

下與我十日勅汝悔過再不改必殺汝夫妻再拜爲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戒甚切舉家送入栢林中乃不見

鄧公場採銀

饒州鄧公場採銀之所山有澗水出山底天祐末銀夫十餘人傍澗鑿穴纒入數步空澗明朗山頂有穴如天窗日光下照樓閣回遶生石皆白銀也採銀者復出持斧而入將取之俄而山摧入者盡壓死頃之流血自澗出

數日不絕自是無敢入者

救貓溺死

建昌有人畜一貓甚俊健貓死不忍棄猶置坐側數日腐臭携棄秦淮中貓忽活因自救之遂溺死貓登岸金吾吏縛之貓嚙索而去烹雞去腥

合肥人劉最好食雞每刖雙足置木櫃中膏血瀝盡乃烹之謂之去腥後最病瘍生鬢旣愈復生小雞足於瘡癥中每巾櫛必傷血流

類言
被面痛楚積歲而卒

婢食黃精

臨川有士人虐其婢婢不能堪逃入山中糧盡苦飢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採取連根食之甚甘美自是不飢身更輕健意有所之輒飄然而去數年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主捕之不可得一日遇在絕壁下以網圍之俄騰山頂上其主必欲致之或曰此婢非有仙骨疑得靈藥餌之耳試以盛饌寘其往來

之路婢果來食食訖不復能去遂擒獲之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形乃黃精也復使求之不復得矣婢數年亦死

李白舊宅酒榼

滄洲李巡官居洛陽空宅其子夜讀書有皂衣肥短人被酒排闥而入其子懼走皂衣人怒曰李白尚與我爲友汝何爲者耶其子疑其神仙再拜延坐皂衣曰吾有酒與汝飲乃以席帽盛酒而至飲至數盃其父從戶外窺

見以爲魅恠以磚擲之皂衣走視其帽酒盃
蓋也明日糞壤中得盃一隻故老云李翰林
舊宅也

老猿竊婦人

晉州含山有妖鬼好竊婦人嘗有士人行至
含山夜失其妻旦而尋求入深山一大石有
五六婦人共坐問曰君何至此具言其故婦
人曰賢夫人昨夜至此在石室中吾等皆經
過爲所竊也將軍竊人至此與行容彭之術

每日一試取素練周纏其身及手足作法運
氣練皆斷裂每試輒增一疋明日當五疋君
明日至此伺之吾等當以六疋急纏其身候
君至卽共殺之可乎其人如期而往見一人
貌甚可畏衆婦人以纏至六疋乃直前格之
遂殺之乃一老猿也因獲其妻衆婦皆得出
其恠乃絕

婦人改葬

晉安令潘襲遣手力賁牒下鄉夜至草舍求

類言 卷之十一
宿惟一婦人云明將移居無暇迎客手力以
道路多虎苦求之婦人召入門席地而寢婦
人結草束箱篋之類黎明手力辭去數里失
所賣牒復往求之宿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
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卽所失之牒也
凶宅掘銀一窖

壽州大將趙璘本州有凶宅人莫敢居璘往
居之獨據中堂夜有物推床下我等在此已
久爲君所壓甚不快君可速去鬼乃相與移

其床於庭下璘亦安寢明日於堂上置床處
掘得銀一窖宅遂安

揚州掠剽鬼

廣陵寺僧珉楚與賈客章棋親熟章死數月楚
忽遇於市曰吾以小罪配爲揚州掠剽鬼凡
市人買販利息皆有常數過之得掠人間如
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
也又見一婦人賣花章曰此亦鬼也所賣花
亦鬼用人間無用也章買花贈楚曰凡見此

花而笑者皆鬼也楚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
擲花溝中濺水有聲復視其花乃死人手也
楚亦無恙

持簿闕死者

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
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遍閱死者至宣
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步置道左明日
賊退乃得歸

蚯蚓覆誤死人臍中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婦爲雷火燒臂旣而空
中曰誤矣卽墜一瓶瓶中有藥如膏曰以此
付之卽瘥如其言付果愈又有村人震死空
中呼曰誤矣可取蚯蚓爛搗覆臍中如言覆
之遂蘇

汗衫自牛口出

太和中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着汗衫曝於
草上失之疑爲隣兒所竊其父怒曰生兒爲
盜將安用之卽投水中隣兒匍匐出手呼天

稱寬者數四父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出

兔鬼

揚邁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所有如是者三卽芟草求之得兔骨一具兔之鬼也

紫微宮題壁

建業市有卜者忽於紫微宮題壁云昨日朝天過紫微玉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疑我傳消

息何事人間定不歸自是絕迹人皆言其上界

有金何不供母

浦城有人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其姑忽夜扣門號泣而歸因坐母膝言語如平生但手足冷如水耳責其妻曰我死有金爾何不供老母而藏耶於是哭辭母而去送其妻還父家迨曉忽不見

妻死鬻首飾

池陽人胡澄妻卒官給棺以葬平生服飾悉附棺中數年後見列肆賣首飾者乃妻葬物云一婦人寄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時官給凶器雖免暴骨至今爲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償之言訖不見廉頗寶劍

壽春屠者嘗有人自稱廉頗曰可於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如其言果得之年餘

遂富後泄其事於是失劍

異人錄

棄食溝中

錢處士嘗見一人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錢曰我未有過良久曰昨日飲食不如意棄食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及取所棄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

北大先生

類書 卷之十一
耿先生妻有姿色明道術拘制鬼魅保大中
上召入宮嘗被碧霞帔手如鳥爪自稱北大
先生能以雪爲銀取雪實之削爲銀錠投熾
炭中及冷爛然爲錠銀先生後有孕一日謂
上曰此夕當產中夜風雷明旦腹已消曰昨
夜生子已爲神物持去後以疾終

落葉爲魚

潘辰泊舟秦淮有老父求同載辰許之時大
雪老父髻中取小葫蘆傾之極飲不盡能掬

水銀手中接卽成銀嘗見池中落葉漉置於
地隨葉大小皆爲魚

令二妾試哭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
曰我死爾必哭乎妾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
之對曰苟如是安得不哭汾曰汝試哭吾欲
觀之妾初不從汾執而強之妾不得已擁袂
而哭哭畢汾已卒矣

四時持花

于大居洪州西山四時常持花有少年好道
拜曰願從先生逐之上山渡水不暫置問少
年曰渴否懷中出茶掬水下之須臾困睡及
覺失之矣

豐城橘美

陳允升入龍虎山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
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
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選携數百
枚至

漁父饋魚

吳太祖爲廬州都延嘗至河濱有漁父饋魚
曰如公子孫鱗次而霸

上帝取易總

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
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
叱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與六丁
雷電追取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奉書
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

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輒藏一帙遠知對曰
青丘元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
及授度期展四年二紀多也遠知光宅中告
殂後有人過海爲風飄蕩忽見葉舟自天末
來乃遠知也且曰君涉險何至如此此洋海
之東十萬里也借子迅風一夕可到登州既
去州如飛羽但覺風飄而過明日果至登州
夢曹子建求文集序

韓仲卿夢一烏憤少年曰我曹子建也有文
序之乎仲卿諾之既寤得子建集分爲十卷
章在建都秀氏家公當今名重一時肯爲我
序之

羅浮梅花

隋開皇中趙師雄至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
松陵間酒肆旁見舍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
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
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
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相襲

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
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太白跨赤虬

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
山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霞中跨赤虬而去
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

夢吞丹篆

韓退之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
一人撫掌而笑覺後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

無恙猶記其上二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
見孟郊乃夢中旁笑者

六馬滾塵圖

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明
皇最眷玉面花驄風鬃露鬣纖悉皆備後壁
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妙特與變化
俱也

明皇遊月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遊都客中秋

夜同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
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
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身起烟霧
中下視玉城峯峽下若萬里琉璃之田仙人
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覺翠色
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
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
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
曲

飛精寶鏡

長安任仲宣家有寶鏡謂之飛精識者云三
代物後有八字乃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煉
成鏡後仲宣南牧洞庭風浪泊舟夢一道士
赤衣乘龍持鏡而去且云此鏡水府至寶出
世有期今當歸我夢覺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螢火爲恠

居晦嘗夜坐退之與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
風雪寒甚窓外忽有流螢灑更千萬不可勝

數往來離合變作大聲而去雖退之剛直亦
爲之動顏居晦與余匍匐掩目而已俗詩曰
晝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
恠至余三人後皆不利

五通鬼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鬼余始不信之一日因
發篋易衣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
龍城遂絕妖恠

集賢院書

有唐惟開元文藉最備集賢院所藏至七萬
卷當時學士張說等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
有缺文兵火以來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雙頭牡丹

高宗宴群臣賞雙頭牡丹賦詩惟上官昭容
一聯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似臭蘭人

醽醁翠濤

魏左相能治酒其名有醽醁翠濤嘗以大金
罌內貯盛十年味不敗太宗嘗賜詩云醽醁

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
敗蘭生卽漢武帝百味旨酒玉薤煬帝酒名
此酒本學釀於西域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
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
敗者乎

文種無絕

裴令公嘗訓其子吾輩但可文種無絕其間
有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李林甫震死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
林甫以毒虐弄權上帝命震死此女子偃月
公後身耶元和元年六月也

劉仲卿隱仙洞

金山雙溪北有仙洞中有三十二宮凡三十
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
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直諫被貶隱迹於此
莫知所終道士蕭至 所記也俗傳仲卿每
至中元日來至洞中州人祈福

類言
卷之十一
斬蛟

趙昱從道士李珣隱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蒞政五月沒舟船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男子萬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持刀沒水有頃江水盡赤石崖崩吼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末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於波面而過太宗賜封神勇大

將軍血食灌江口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昱斬蛟時年二十六

花師

宋单父字仲儒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内人呼爲花師

類說

卷之十一

終

類說卷之十一終



